

当代杂文选粹

第四辑 严秀 牧惠主编

余

余心言之卷

第四辑

余心言之卷

当代杂文选粹

中国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严秀 牧惠主编

〔湘〕新登字 002 号

当代杂文选粹（第四辑）

余心言之卷

责任编辑：弘 征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75

字数：77,000 印数：2,321—5,320

ISBN7—5404—1520—7

I·1211 定价：4.5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邵阳市双坡岭 邮编：422001

出版者前言

一、杂文，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读者面很广泛，能起到其他文艺形式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哲学等方面的论著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杂文创作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也为了检阅和保存建国以来比较优秀的杂文创作，本社特出版《当代杂文选粹》丛书。

二、本丛书选取当代有影响的杂文作家有代表性的作品，每人一本，每本一般自五六万字至七八万字。由作者提供自建国以来全部主要的杂文创作并自选篇目，再由本社约请严秀、牧惠二同志担任主编。在编选时，本社及两位主编尽可能尊重本人意见。

三、本丛书以十种为一辑，每辑十人，除个别老前辈外，排名均以姓氏笔划为序；分辑则以收到稿件先后为主，也适当考虑每辑中作者地域的广泛性。

四、凡近年来已出版过比较全面的杂文集或选

集而此后又较少有新作问世的作家，为避免完全重复，本丛书均未列入。本社为此甚感抱歉，敬希作者、读者谅解。

五、本丛书在酝酿计划、编辑出版过程中，承广大读者、作家和文艺、新闻单位的支持、协助，尤以两位主编殚精竭虑，卓著辛劳，使它得以顺利问世，谨此并致谢忱。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年7月

目 录

出版者前言.....	1
“三八”论英雄.....	1
天天爱孩子	4
尊师篇	7
出语何必都惊人	13
闻与审	16
孩子还是“野”一点好	20
杜甫退礼	22
是非·政策·形势·感情	
——读一篇进行说服教育的信	24
相面术的死灰复燃	28
徐阶骂海瑞	31
生子当如孙仲谋	34
唱唱服务业	38
白居易改诗	40
刘姥姥为何走后门?	43
阎立本看画	45
苏东坡贺人退休	48
欢迎不服气	51
韩愈为什么作《师说》	53

茉莉花与爱情	56
“社会效果”小议	59
从龙潭湖到蒲黄榆桥畔	65
福楼拜的摇头	71
人的太阳和兽的月亮	74
“衣食足则知荣辱”析	78
周昉改画	81
古人，来者和涕下	83
说一个美国历史故事	87
陆游谈养猫	92
人应当知道害羞	95
天下有不是的父母	99
“还有二十年怎么过？”	102
克服了弱点，你就是一个强者	105
贡献和索取	110
可怜的打手和可怜的看客	114
摒弃“自我”思潮	118
就从这里起步	122
义利之争	126
提倡用名片	130
不搞假把式	133
学会理解别人	138
多看几眼	141
编者后记	146

“三八”论英雄

早上，一打开报纸，就被一个标题吸引住了：青年女工王娟娟四天半做了二十五天的活。这就是说一个人能顶五个半人啊！好一个女英雄！

想到“英雄”，却不免有一些拉杂的浮想，或者说，有一点“不平”。

英雄，按《辞海》的解释：“谓人才之超迈等伦者也”。所以要叫英“雄”，大概是认定了只有男子才能“超迈等伦”吧。向来，男人被认为是“天生”比女人“高一头”的。威势盛叫做“雄雄”（楚辞：“雄雄赫赫”），奋发有为叫做“雄飞”，威风叫做“雄风”。这些，都是由来已久，相沿成习，不以为怪的了。

至于女人，最多也只能起个名字叫亚雄，赛男。亚者，次也，说得不客气一点，就是“副牌货”。赛男，似乎还有比一比的志气，其实，那意思大抵是说，和男孩子“差不多”，并不打算真正要赛过男人的。

据说，女的天生就比男的笨一些。“郎才女貌”，才，也是男人的专利品。女人，只能用自己的貌，

“为悦己者容”，讨讨“外子”的欢喜。而且，这笨一些便是“女德”所在，“女子无才便是德”，有了才，便容易“不守妇道”，不好管教了。

当然，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不过温故可以知新，有时候，翻翻老账本也有好处。

就在那样的条件下，妇女不是也并没有完全甘心“雌伏”吗？不管怎样，人们还是把“女”字和“英雄”两个字联在一起，热情地称颂花木兰、穆桂英、荀灌娘、梁红玉……。只不过，在旧社会，真正能够挣脱那一套封建制度、礼教和锅灶的束缚，展翅高飞的人并不很多。而到了我们这个妇女得到解放的时代，她们的聪明才智，才像春天的孔雀开屏一样，展现在我们面前。一下子在祖国的大地上，涌现出无数个穆桂英，不，胜过穆桂英千万倍的女英雄。

“一般说，女的条件总比男的差一些，文化低，技术差，头脑笨，作用总归要小一点。”这是一部分人“从实际情况出发”的想法。文化低，技术差，是不是一部分女同志的“实际情况”呢？是的。然而，这是从旧社会因袭下来的担子，和“头脑笨”根本不相干。“人非生而知之者”，文化、技术，都是学来的。过去，没有机会学文化，没有机会学技术，甚至于连机器也没有见过，不懂，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对于原子能——应该说明一下，这是由一个女人，居

里夫人首先发现的——我们许多没有接触过的男同胞，不也同样是一窍不通吗？让女同志去接触她们所没有接触过的，去学习她们所不懂的，去研究在生产上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她们就会做出不比男同志差的成绩来。王娟娟不就是一个初上车床不久的女青年吗？

只钻字眼是并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也不想建议把“英雄”改成“英雌”或者别的中性名词。问题在于要让更多的人从“女不如男”的思想里解放出来。“英雄”也好，“英雌”也好，一齐展翅高飞吧。

《木兰辞》：“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并肩前进的男女英雄，前进得愈快，也就使人愈难辨“雌雄”。

1959年3月8日《解放日报》

天天爱孩子

种花要天天浇水。偶然兴至，浇上一大桶，然后便置之不理，花是不会开得好的。

对孩子也要天天爱，天天关心，天天教育。逢年过节，关心一下，平常就不闻不问，孩子也不可能健康地成长。

前几天，大概是因为过儿童节吧，报上登了许多好教师、好家长，好保育员、好民警热爱孩子、教好孩子的事。这些好长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孩子天天爱、天天关心。我很希望报纸上能经常登一些这样的事情，使人们读了以后，常常记得自己做长辈的责任，而不要等到每年过儿童节的时候才有所感触，检讨平常对儿童关心不够；或者拎起水桶来浇一大桶水下去，过后，因为事忙，又把儿童忘记了。

我这一点感触，也还是从儿童节来的。

5月31日晚上，到少年宫参加了孩子们的晚会。节目是很精彩的，许多著名的演员叔叔、阿姨们都来为小朋友们演出，到接近10点，晚会还没有结束。我身体不好，先回家了。一路上却在想：小

朋友们该几点钟到家，几点钟睡觉呢？

第二天，也就是6月1日的清晨，五点多钟，马路上就响起了少先队员的鼓声。我出去一看，一群小学生，一式的白衬衫，蓝裤子，红领巾，列队整齐，是要在六点钟赶到复兴公园去开游园大会的。想必也是因为这一天儿童们活动的内容特别丰富，所以开始的时间也就特别早吧？在上班去的路上，我又计算了一下，六点钟在公园开会，五点多钟在学校集合，整队出发，小朋友们该几点钟起身、梳洗、吃早饭呢？

这一天晚上，又参加了一个机关举办的招待孩子的电影晚会。会上放了三个片子：新闻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和《新队员》。我照例在九点多钟回家了，一路上又在计算，这些孩子该几点钟回家睡觉呢？

我没有做过调查，也没有认定这些单位平常就不爱孩子的意思。而且我也认为，在儿童节这一天，更多地为孩子们安排一点活动的内容，例如：举行晚会、表演节目、放映专场电影、公园免费开放、报纸出特刊，等等，使孩子们的节日过得热热闹闹，高高兴兴，是很必要的。我也相信，上面所说到的那些单位的同志们，完全是出自一片爱孩子的好心。我只是在想，我们给孩子安排活动的时候，是不是要更多地考虑一下孩子们的生理特点。孩子和大人不

一样，正好像幼苗和大树是不一样的。一大桶水浇下去，幼苗是否吃得消呢？我只是希望演员叔叔、阿姨们为孩子们演出的节目，机关团体为孩子们放映的电影，作家们为孩子们创作的作品，以及“六一”那一天为孩子们安排的许多活动等等，在平日也能更多安排一点。

我想，每年有一次儿童节是很好的。它使我们这些做父母兄长的人，想到我们的子女、弟妹，想到我们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想一想对他们的教育培养，还有什么不够的地方需要改进。孩子是天天在成长的，毛主席也教导孩子要“天天向上”。天天，就是一年 365 天，而不只是六月一日这一天。儿童节这一天想到的许多事情，要在其他 364 天里做下去才好。

孩子们要天天向上，大人们也要天天爱孩子。

1961 年 6 月 18 日《解放日报》

尊 师 篇

《史记·留侯世家》里面有这样一段故事，不满二百字，抄录如下：

“良（张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

小时候读这段故事时，虽然也从中接受了一点尊老敬长的教育，但对其中的道理，却并不很明白。甚而对于圯上老人如此这般地“考验”张良，心里是“窃有非议”，“不以为然”的。那时年纪尚小，对

这些问题没有深究下去。后来，也就渐渐淡忘了。

最近，在昆剧名丑华传浩所著的《我演昆丑》中，看到他年轻时学戏的一段经历，不禁使我把两件事情连在一起思索起来。

华老先生这段经历的梗概是：他十八岁在上海演出时，有位叫王洪的老看客，对华传浩赞赏之余，又指出他的功夫不很到家，约他次晨到大世界去，王老先生愿意加以指点。华传浩由于已经薄有声誉，有点自满，第二天早晨睡懒觉，没有去践约。白天演戏时，王老先生又约他次晨再去，华传浩仍旧没去。一连三天大雪，老先生都去了，华传浩误了三次约。第四天早晨，自己感到不太好意思，勉强去了。王老先生已经先在，拿起藤棍就在华传浩大腿上着力打了三下。并且责备他：为什么三次失约？训诫他自满、不敬重老先生，又详细中肯地指出他表演中的缺点。华传浩说：“这时我才清醒过来，感到自己态度的不对和艺术的幼稚，诚恳地向他赔了礼，请求他教导。从此，他指点我练功，纠正我的毛病，像《问探》、《盗甲》一路戏，都经他加过工，戏才逐步像个样子。这样天天早晨练功学艺，一起相处了两年，使我在技术上提高了不少。”

这两个故事中的两位老人，对于后辈，一个是几次三番地“考验”，一个是不辞辛苦，严肃而又认真地谆谆教诲，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希望继承自己

学业的后辈，具备正确的、虚心的学习态度。老先生们对自己专攻的学问、技艺，造诣既深，对于它们的意义、作用有着清楚的了解，他们就自然希望能把自己的所知所能，传之后世，使它们发扬光大，并且用得其所，而不要随着自己埋入青冢。这也就是孟夫子为什么要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列为人生一乐的缘故。只是，老先生们年岁既大，精力有限，对于传授的对象不能不作慎重的考虑。特别是圯上老人处在秦代，既无印刷条件，又在“焚书坑儒”的专制统治之下，一部《太公兵法》，更要选择真正的“英才”，庶几才能“传得其人”。据《史记》交代，张良是因为谋刺秦始皇不中，才匿居下邳的，可以说是一位有志气的青年。可以设想：圯上老人事先对张良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王老先生更是华传浩的“老看客”，对他的才艺比较熟悉。但要真正能把前人的知识、本领学到手，除了有志气、有才华以外，还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条件，叫做“虚心”。“虚心使人进步”，“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而对待师长的态度，正是衡量一个人在学业上是否虚心的重要标志。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一个热爱真理，在学业上虚心求上进的人，对于传达真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的师长，一定也是十分敬重的。”对老师不尊重、不虚心的人，对于老师传授的学问，也不可

能采取尊重虚心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圪上老人才再三地“考验”张良，王老先生才在教戏之前，先打了华传浩三棍子。这些做法，无非都是为了帮助做学生的端正学习态度，使他们学得好些，更好些，以至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应该指出，在旧社会，能遇到像圪上老人、王洪这样好的老师的机会是很少的。在那时候，知识、技艺就是吃饭的本钱，轻易是不肯传人的。“宁借三担米，不传一手艺”。我的本领被你学去了，我还拿什么来混饭吃？有些绝技更是“传媳不传女”，或者是一脉单传，秘不示人，有些并因此而失传。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工人、老艺人等谈起当年学艺的经过，都有满腹的辛酸。做学徒的，吃上三五年萝卜干饭，所能学的只是替老板娘抱孩子，洗尿布，劈柴，生火。许多人的本领并不是师傅耐心教导出来的，而是棍子打出来的，甚至于是偷来的，自己摸索出来的。

今天，生活在新社会里的青年是幸福的。党为青年一代创设了十分良好的学习条件，他们再也不会吃旧社会那种学徒生涯的苦头。多少优秀的老专家、老艺人、老工人被聘任为青年的老师。今天的老师们也早已经解除了怕别人学去了本领自己会没饭吃的顾虑，而是在想种种方法改进教学，使学生更容易接受一些。许多独擅的绝技、祖传秘方，也